

糯康被押至云南 警方展开审讯

湄公河船员遇害案目前正处于侦查阶段,中国警方将对糯康开展讯问取证工作

本报综合报道 制造“10·5”惨案,残忍杀害13名中国籍船员的“金三角”大毒梟糯康日前正式由老挝方面移交中方。据公安部消息,10日23时22分,押送糯康的飞机已经抵达了云南,糯康现在被关押在看守所内。我国

警方将进一步展开对糯康的审讯,彻底查清案件真相,固定相关证据,为下一步的诉讼工作做好准备。

“10·5”案牵涉多国,凶案发生于湄公河泰国水域,重大犯罪嫌疑人糯康为缅甸籍,其所率特大武装犯罪集团

长期盘踞在湄公河的缅甸和老挝地界活动。为了彻底查清“10·5”案件案情,应对湄公河流域严峻的安全形势,去年10月底,中、老、缅、泰四国在北京召开会议,建立湄公河流域各国执法合作机制。

“10·5”案专案组指挥

部成员、中国公安部禁毒情报中心副主任韩旭光11日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,在过去7个月的时间里,四国警方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执法合作:“比如说情报交流、办案协作等方面,上述三国在侦办‘10·5’案件中

都给予了中方很大的支持和配合。

韩旭光在接受采访时强调,糯康被移交给中国警方进行审查,并在中国接受审判具有充分的法律依据。

韩旭光介绍,“10·5”案件目前正处于侦查阶段,中

国警方将依法对糯康开展讯问和取证工作,并依法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应有权利。他指出,中国警方将在完成证据收集之后,对糯康依法移送起诉,中国的司法机关也将会依照中国的法律客观、公正地进行审判。

“我的经历能鼓励和我一样的年轻人”

贵州瓮安少年葛启义曾拿汽油瓶冲击公安局,违法记录消除后生活步入正轨,去年底当选黔南州人大代表

葛启义,15岁时参与瓮安事件,独自抓着汽油瓶第一个冲入县公安局大楼。在看守所被拘留104天后,葛被放了出来。瓮安事件结束后,瓮安县委制定了《关于对“6·28”事件涉案未成年人违法即轻罪犯罪的指导意见》,对符合条件的涉案未成年人违法及轻罪记录予以试行消除。在瓮安县公安局局长吴智贤的帮教下,葛启义的生意步入正轨,如今的年收入已经有10万余元。2011年12月,他还被选为黔南州人大代表。

近日,本报记者对话葛启义,还原他的转折历程。

本组稿件采写/新京报记者 孔璞



去年11月19日,葛启义在自家的门面房里工作。

新华社记者 欧东衢 摄

【歧路】 觉得没出路就去打架斗殴

新京报:听说你小学时学习很好,为何后来到中学后就逃课打架呢?

葛启义:我中学到瓮安县城读书,当时那里环境不是很好,同学之间有些矛盾就会动拳头。班上有一百多学生,老师根本管不了。一开始,我打架是为了不被欺负,后来我主要是为哥们打架。

新京报:你觉得是什么原因让你走上歧路?

葛启义:我的感觉就是没什么希望,也看不到出路。县城治安比较差,抢劫案件常发,女孩子晚上都不敢出门,到处是一些闲逛的年轻人。我都想不到还能有别的什么样的生活。所以就跟着其他人打架斗殴。

新京报:可是你们的做法触犯了法律。

葛启义:哪里想得到啊,没人给我们仔细讲这些道理。

新京报:现在瓮安治安好了吗?

葛启义:现在好多了,县城里又整洁又安全,警力充足。我有时候想,要是我读中学时瓮安就这个样子,我可能不会去打架闹事。

【反思】 事情解释清楚大家就不会闹了

新京报:瓮安事件中,你独自一人最先闯入公安局大楼,当时怎么想的?

葛启义:6月28日晚上,瓮安县城挤都挤不进去,我跟着人走到公安局大楼前,有人递给我一个汽油瓶,叫我去救楼里面关着的同学。我激动得啥都顾不上了,哪还知道害怕。直接就冲进去了。

新京报:你没问清楚前因后果,就冲进去了?

葛启义:是啊,那时候都顾不得了。其实我也问了,别人也说不清。

新京报:那时候你多大?

葛启义:15岁。

新京报:冲进去之后,你怎么被制服的?

葛启义:因为我拿着汽油瓶,所以没人敢拦我。到

了楼里,公安局局长就过来和我说话,跟我说楼里没学生,我不信,他叫我四处看看,我找了找,果然没有。我就知道我弄错了,就主动把汽油瓶放下了。后来大家都说我是第一个和公安局长对话的人,其实要是能把事情和外面的人早点解释清楚,很多和我一样的人可能就不会闹了。

【创业】 做小生意一年能赚10万元

新京报:看守所的这段时间,对你的影响大吗?

葛启义:非常大,我第一次知道犯法意味着什么。爷爷来看我,他走时对门口的警察说,“他在这里就不会惹祸了。”我心里很难受,让他失望了。我就发誓,出去后找活干,养活自己和爷爷奶奶。

新京报:所以出来后选择读职业学校?

葛启义:是啊,出来后,觉

得我犯过罪,大学肯定读不了了,但公安局吴智贤局长到我家跟我说,我的违法记录可以消除,我还可以读书。

新京报:从职业学校出来后自己做生意顺利吗?

葛启义:一开始没客源,有一阵子快维持不下去了。吴局长知道后,就介绍我去给公安局安防盗门窗,他们的门窗都在暴乱中被砸坏了。

新京报:从砸公安局的门到

给公安局安门,你觉得转变大吗?

葛启义:不仅是我转变大,我觉得公务员、警察他们转变也很大。瓮安事件前,去找政府、公安办事要求人家,有些人说话趾高气扬,群众不满意;但现在,警察出警很快,解决问题也很认真。

新京报:现在生意怎么样?

葛启义:小生意,一年能赚10万元。对我这个父母双亡的穷孩子,真的很不容易了。

【人大代表】 “我的经历能鼓励年轻人”

新京报:你今年18岁吧,这么年轻怎么当上人大代表的?

葛启义:已经19岁了。去年年底,我们镇人大主席忽然到我家来,说我被选上黔南州的人大代表了。

我很惊讶,后来见到我们瓮安县委书记陈昌旭时,他说是他提名我当人大代表的,他认为我的经历对瓮安其他年轻人有正面影响作用。

新京报:那人大代表开会你是怎么参与的?

葛启义:我发言不多,对人大代表履职知道一些,平时要听取群众反映的问题,要向上面汇报群众不满意的事情和官员的不正之风。

曾经有个代表提议瓮安该通火车,我发言支持。因为我做生意,算过账,如果有火车,运费比汽车要便宜好

多。现在我在家也会有周围的人跟我反映他们的困难,我都会记下来。

新京报:作为人大代表,你对于未来的履职有何计划?

葛启义:我也不知道不够格,大家选了我,我就当。虽然我现在懂的还不够多,但我觉得我的经历确实能给我一样的年轻人一些鼓励。